

## 论《云笈七签》中的道教灵验记

郑诗侯  
马来西亚新纪元学院中文系

### 摘要

灵验记，即灵验事迹的记载，具有神奇效验之意，被宗教信仰广泛使用，以展示奇迹，使人信服或皈依其门下，达到传教的作用。相较于佛教灵验记，无论是在研究专著或期刊论文方面，道教灵验记可谓是灵验记研究类型中相对缺乏的部分。而北宋张君房编的《云笈七签》作为《道藏》的菁华，素称“小道藏”，由于当中收了今佚道书，故有很高的资料价值。其中有相当大一部分是有关灵验记的记载，内容丰富，具有很大的研究价值，如《太上天童经灵验录》记载唐昭宗景福元年（892）诵经灵验事，印证了《天童护命经》早出于唐代。若要了解和研究道教，《云笈七签》当是重要的文献，而其中的灵验记研究，不失为认识道教，尤其是北宋以前道教的绝佳途径。基于此，笔者在梳理文本中关于灵验记的资料后，拟从三方面论述《云笈七签》的道教灵验记：第一、灵验记的效验类型及现象；第二、因果报应的灵验与解法；第三、灵验记与佛道之争。

**关键词：**道教灵验记；《云笈七签》；效验类型；因果报应

## A Study on Taoist Efficacious Records in the *Yunji qiqian*

TEY Shi Bin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New Era College.

### Abstract

Efficacious records, can be defined as the records of efficacious and miraculous incidents, are widely used by religious believers to show miracles in order to convince or convert someone in the act of preaching. Research publications and academic journal articles seldom mention Taoist efficacious stories compared to Buddhist ones. However, efficacious stories recorded in the *Yunji qiqian* (namely *The Seven Lables in a Cloudy Satchel*), which is also known as “Little *Daozang*”, is the summary of the *Daozang* (“Taoist Canon”) as it has rich content and research values. *Yunji qiqian* is a significant reference in relation to the study of Taoism, especially Taoism before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This article attempts to dissertate Taoism efficacious stories in the *Yunji qiqian* from three aspects: First, from the types of efficacy and phenomena of efficacious stories. Second, the narration about efficacious stories with religious retribution descriptions as the main theme. Third, efficacious stories and the conflicts between Buddhism and Taoism

**Keywords:** Taoist efficacious records, *Yunji qiqian*, types of efficacy, religious retribution

灵验记，即灵验事迹的记载，具有神奇效验之意，被宗教信仰广泛使用，以展示奇迹，使人信服或皈依其门下，达到传教的作用。许慎说：“灵，巫也”，段玉裁注释道楚人把“灵”引申为灵，曰：“楚人知鬼事曰灵，好祭鬼神曰灵。”（段玉裁，1988，页19）可见，“灵”与鬼神、灵异有关。而“灵验”一词合用，则是指因信仰神灵而导致的某种效验现象，一种超自然力量成就的奇迹。（刘亚丁，2006，页2）《云笈七签》中提到了符箓仪式的灵验，曰：“先生乃引诸讖记，梁是应运之符。又择交禅日，灵验昭著。”（张君房，2003，页2331）

然而，尽管灵验记对一个宗教或信仰的传播与渊源流传甚为关键，可关于灵验记的研究尚未受到学界足够的重视。相较于佛教灵验记，无论是在研究专著或期刊论文方面，道教灵验记可谓是灵验记研究类型中相对缺乏的部分。关于道教灵验记的研究，有《〈道教灵验记〉之文学、文献学考论》（罗争鸣，2006，页47-56）及《〈道教灵验记〉经法符箓故事的主题》（谭敏，2006年，页124-126）等。笔者对此课题深感兴趣，而北宋张君房编的《云笈七签》作为《道藏》的菁华，素有“小道藏”之称，当中有相当一大部分记载了灵验的故事。选择以《云笈七签》中的道教灵验记作为研究主旨，除了因为此书收有今佚道书，有很高的资料价值外，还因为其内容丰富，具有很大的研究价值，如《太上天童经灵验录》记载唐昭宗景福元年（892）诵经灵验事，印证了《天童护命经》早出于唐代。若要了解和研究道教的某一专题，从《云笈七签》入手，当是良策。关于《云笈七签》的研究，可以说有一位日本学者给予了最高的重视，他撰写了《云笈七签的基础研究》（中嶋隆藏，2004），对此书的具体文献作出考证、对宋代的道教做了研究，也对文本中体现的道教思想内涵做了分析。而中国学界方面，关于《云笈七签》的整理限于单篇选注，其研究限于卷数辨析、作者事迹考及文本中的一些语言现象。上述的研究，都有助于读者认识《云笈七签》这部重要的道藏典籍。

本文拟从《云笈七签》中的灵验记为题，作更细致的探讨，以期揭开《云笈七签》的某一面貌，以待日后对《云笈七签》或是佛道灵验记作进一步的深化研究。笔者就《云笈七签》的道教灵验记作深入解读与梳理后，认为可将灵验记的主题思想分为三部分论述，以求全面，即灵验记的效验类型及现象、因果报应的灵验与解法、灵验记与佛道之争。

## 一、 灵验记的效验类型及现象

一如佛教之舍利、佛像、经文之效验，道教宫观、殿阁、神坛、神像、经法符箓，亦皆有其效验与灵异显现。而这些灵验记具有劝善惩恶，使世间人引以为戒的目的性，亦有意透过展示道教奇迹，提升信众对道教的崇拜与皈依，最终达到传教的效果。灵验记的效验现象，可以说为宗教信仰所独有，更与个体的皈依乃至整个宗教信仰发展势力的消长，有着莫大的关系。以下分而论之。

## （一）宫观

宫观乃道宫、道观的合称，是道教祀神和作法事的场所。在《道教灵验记》里，宫观作为道教的象征性建筑，即高大华美，又具威严性，但使其更让人为之崇拜、向往、皈依的，更大的程度恐怕还是由于观内的灵验事迹。

道教宫观常有灵验效应，如《洋州冯行袭毁素灵宫验》记载素灵宫“火不能烧”的故事。冯行袭为了修公署，欲毁素灵宫，派工人去揭瓦不得，怒而派官吏纵火烧了素灵宫，结果“雷电大震，风雨总至，群吏奔骇，数辈死之。”（张君房，2003，页 2575-2576）素灵宫却岿然不动，坚固独存。另有亳州真源县太清宫，据说是圣祖老君降生的地方。历经殷、周至唐，却仍然完好存在。这期间，常有欲毁太清宫的皆不得善报，如潘稠所言：“自大寇犯阙之后，群凶诛殄已来，大小寇逆，前后一十八度，欲犯太清宫。或迷失道途，或龙神示见，终挫凶计，宫城晏然。”（张君房，2003，页 2578）这些恶意来损毁或侵犯宫观的，自身虽遭致报应，宫观却分毫未损，除了宣扬报应说，更突现了道教宫观的神迹灵异，增强宫观在信众心中的力量。许多宫观得以扩展、修复、重建，都有赖于信徒对宫观灵验的认同与信仰。

不仅如此，观内的一水一木，一砖一瓦，仿佛都有灵性，不容他人强取掠夺。胆敢犯禁的人将被恶报缠身。《道教灵验记》中记载一个叫刘将军的人，住在东明观附近，为了装修自己的屋宅，便取走观内数以千车的泥土来建筑豪宅地基。装修工作才完毕，刘将军即偿恶果，文中记载他忽然“得疾沉绵，旬日稍较，忽如风狂，于其堦庭之中，攫土穴地，指爪流血，而终不已”。（张君房，2003，页 2582）不仅如此，当他的孩子把他扶起来，才停歇一会儿，他又开始趴在地上挖地道，恰似有种外来的力量在迫使他那么做，不得休止。结果他被搞得疲于奔命，性命垂危，任何巫术、医术都治不了。后来他的妻子为他在金仙观请了一道符置于他屋子的窗前，又另烧数道符，搅和在水里，让他饮用。说来奇妙，符水一喝，刘将军随即能言。他说：“我以无知，犯暴道法，取东明观土，修筑私舍，地司已奏天曹，罚令运土填陪，不知车数，计我独力般运，三二百年，恐未可足。稍或迟怠，冥官考责，鞭挞极严，卒无解免之日。”（张君房，2003，页 2582）其妻子听闻后声泪俱下，于是就到东明大殿上焚香祈乞，然后买了五千车净土，填送东明观所穿坑处，并且设斋忏悔谢罪，求赐宽赦其夫，刘将军病情才稍有转色。一天，刘将军自言道：“天符有敕，穿掘观土，修筑私家，虽已陪填，尚未塞责，有十二年禄命，并宜削夺，所连累子孙，即可原赦。”（张君房，2003，页 2583）当夜遂死。本来凡是故意损毁道观及福地灵坛的人，其罪将祸及子孙，殃流三世，但因为刘将军已经向神明谢罪，所以仅罚其一人，以示格外开恩。

另外，灵验记里也记载了多则损毁或偷取铜钟而遭到报应的事迹，如拆毁成都龙兴观钟楼的吴行鲁，往后也在地狱里受苦，被鬼吏所驱迫，日夜不断地搬运龙兴材木。（张君房，2003，页 2581）另外，在《天台山玉霄宫古钟僧偷而卒》篇里也讲述了偷古钟的僧人皆得到不好的下场，在走了三十多里的路途后，在大

树下休息，天明时，那个背钟的僧人突然去世了，其余党徒则都痴痴颠颠，不辨人物。（张君房，2003，页 2644）

当然，种恶业得恶报，种善因也就自然得善果。《云笈七签》里关于宫观部分的灵验记，也有相当的篇幅记载因崇拜、修葺道观而得到福报的故事。修葺道观的信徒当中，很多是应梦得到启示的，如《果州开元观工匠同梦得材木验》篇里的工匠根据梦里的启示而得到千段梓木，并用来建造三尊殿及尊像，结果世世代代丰衣足食，子孙后代皆成贵胄。（张君房，2003，页 2585）又如《李蔚相国应梦天尊修观验》也记载了李蔚相国诚心修道，所以都一直有好福报，还能在梦里见到天尊，并获得启示修葺玉芝观。文中说：“所以相国名臣，皆符吉梦”（张君房，2003，页 2586），也意味了相国名臣之所以能得此荣华富贵，皆因至诚崇道修观。此外，修观还能获得长寿，如杨师谟因为修葺已经被摧毁腐朽多年的合州庆林观，而得福报享寿九十年。（张君房，2003，页 2600）

## （二）神像

道教神像或真人画像的灵验在《云笈七签》里多不胜数，描写亦很精彩。《本文天尊见像验》就叙述了在一个佛寺的设斋宴中，有一个道流来参与了，并坐在他们当中，结果被众人侮辱。斋宴结束后，这个道流就起身进入佛殿中，过了很久都没再出来，众人感到奇怪而入殿寻找他，却看见道流“隐形在殿柱中，隐隐分明，以刀斧削之，益加精好”。（张君房，2003，页 2592）结果，其像于殿柱中自然显现，竟是“太一天尊”。长史张敬忠派人迎取像柱，进于内殿，大开道场，以供瞻仰礼拜。而道教的神画像也有其效验，如《张仁表念太一救苦天尊验》里的张仁表因为造了口业，而必须画天尊像广示于人，令人开悟度人修道，以此减轻罪业。（张君房，2003，页 2597）另外，画像里的真人或神人有时候也会显现，展示奇迹。《昭成观壁画天师验》里说的就是这么一个故事。有个李姓人士，患疟疾超过一年了，经过医治也不能痊愈，日益疲累瘦弱，只是等死而已。忽然，梦见一个道流告诉他：“自此差矣！勿复忧也。”（张君房，2003，页 2610）醒来后疟疾就自然神奇地痊愈，且稍微能吃点东西。到了晚上，他仍然感觉道流仿佛在其眼前，于是就走到了居所附近的昭成观内，于天师像前瞻视良久，发现梦中所见道流即是眼前的天师，便他派人塑造天师像，修葺庙宇，早晚供养，供人祈祷，而每每福祥立应。同篇里亦记载了一个关于天师灵验的故事。彭城刘希存提到他自小就在唐兴观“瞻礼天师，发心图写供养”（张君房，2003，页 2611），不管环境多么恶劣，都礼敬崇奉天师，因此出入皆有天师来护持。即使在外备战，黄巢犯阙，仓惶之际，同一队伍的三十余人被掳捉，或被杀伤，只有他一个人幸免于难。还有一次当他与妻子躲避追兵，四处奔逃时，在夜行的路上，碰上了追兵。怎料“马军过其侧，似若不见，由是得免”（张君房，2003，页 2612）。刘希存感叹自己常处于“深山穷谷虎狼之中，军士纷扰白刃之下，心常坦然，若于数人居。忧惧之际，隐隐然若侍立在天师之侧。亦有感降之事”（张君房，2003，页 2612）。以上这两则故事说明了，即使只是神画像也有其效验，只要在天师画像前诚心瞻礼、供养，就能得神明护持，使病愈，且能隐身避难。

《云笈七签》里尚有《贾湘严奉老君验》一文，记载了一个叫贾湘的人，此人“累世好道，崇奉香灯”（张君房，2003，页 2606），其勤恳的修行，无人能及，常持老君画像在身边。每到一个地方，虽一日一夕，都会设立焚香之位，常有感应。黄巢来犯时候，贾湘一家人遂于龙角山下避难，远近道流皆来投靠他，贾湘也请道流诵念《道德》、《度人经》。突然，有群贼包围贾湘家，贾湘在老君像前诚诉困境后，便出来与贼人对话。怎知群贼全都投刃于地，拜倒在贾湘前，纷纷自称罪过，请求饶恕。自此贾湘出外，群恶无人敢冒犯他。贾湘不明所以，于是追问他们。结果，群恶之中有一人回答：“我见贾湘常侍左右神兵极多，皆长数丈，呀口瞪目，似欲吞噬，不觉亡魂丧胆，唯恐不得命耳。”（张君房，2003，页 2606）可见，贾湘有众多的护法神常随左右替贴身保护。后来，贾湘犹豫不决前路方向，于是向老君请进退之兆。结果，香炉边的粟穗，如风所动，向西所指。贾湘便携家眷向西行走，安置家业，选地造屋，而于地基之下得银六千两，越来越富有。文末总结贾湘的际遇曰：“五载乱离，力未尝阙，乃其严奉精专，太上垂佑。使之然也。”（张君房，2003，页 2607）所谓心诚则灵，大概就是这样的吧。只要诚心供奉，勤于修持，必然遇事能化险为夷，逢凶化吉。

与佛教灵验记一样，道教灵验记里也有神人显现救海难的故事。《归州黄魔神峡水救船验》篇写的就是相国李吉甫下山峡时候，至峡水之中时，波涛汹涌，“忽有神人涌于水上，为其扶船，三面六手，丑眸朱发，袒而虬鬣，风涛遽息。”（张君房，2003，页 2618）李公祝谢而问，方知是黄魔神来救。于是在归州驻船整整一个月，选地建筑庙宇，于紫极宫作“黄魔堂”，言是“黄魔天王”，并且刻石纪念。后来，相国萧遘也遇过类似情况，在渡峡时，峡水泛涨，眼见舟船将被淹没时，见黄魔神捧船救之。于是将其黄魔堂加以修饰，整饬庙宇，刻石纪念。而《嘉州开元观飞天神王像捍贼验》写的则是开元观的飞天神王及其坐下二鬼示现，在一次的船难中派他的二大鬼入水扶船，使船只安定，而风涛亦随即停止的故事。（张君房，2003，页 2621-2622）

可见，神灵的显现，常出于救善信脱离危难关头。而这些有幸得救的善信，平日定是皆潜心膜拜神像或神画像，诚心好道的一群。

### （三）经法符篆

无论是哪一种宗教，都交换彼此由崇拜神身上获得的启示、感知体验及灵验记来传播教义。而在这道教中，经法与符篆，作为道术的象征，常常扮演着重要的传世手段。道经是通过人——经——神（仙）之间的关系互动来展现的，他们是仙迹活的见证和尊敬护法主题的形象传达。（谭敏，2006，页 124）经的崇高地位，有着神圣不可侵犯的庄严与不可亵渎。《忠州平都山仙都观取太平经验》一文便记载了《太平经》失而复得的故事，彰显了道教经典的神圣性。武德年间，有一个刺史独孤晟到了忠州平都山仙都观取镇山之宝——《太平经》，在回程途中舟行半日时，“有二龙一青一白，横江鼓波，船不得进”（张君房，2003，页 2628）。于是他们改路线行陆路，本来那条路很安全的，结果却有虎蛇当道。取经的使者感到恐惧，于是把《太平经》送回仙都观。而独孤晟也修黄篆道场，诚

心地拜表上告祈求取经，这才取得经书。关于《太平经》的神迹，同篇下文还有更精彩的描写。文中记载开元中，一道士司马秀“准诏祭醮名山，开函取经，但空函而已”（张君房，2003，页 2628），于是怀疑是道众中人隐藏，便苛责道众。道士们为了洗雪冤屈，证明清白，遂焚香祷告，才知道武德年间，《太平经》已经被取走，当道士们正担心着无法奉召进献《太平经》时，天空奇迹般“景气晴朗，野绝尘埃，忽阴云覆殿，迅雷震击。俄而檐宇溢霁。经在案上，异香盈空，祥烟纷霏。复得昔日所取之经以进”（张君房，2003，页 2628-2629）。《太平经》作为道教重要的经典，在文中被奇迹化、神圣化，充满了效验，使道教经典蒙上了一道神秘而崇高的面纱。

既然有其灵验，那么取经不还自然亦是不可饶恕的。在《崔公辅取宝经不还验》篇中就记载了崔公辅为官一年，突然“忽觉精神恍惚，多悲恚狷急，往往忽忘，举家异之。一旦无疾而终，心上犹暖，三日再苏，亦即平复”（张君房，2003，页 2635）。原来崔公辅有此近况，乃因其取经不还而生魂被扣。最后，崔公辅只好设黄箓道场，诚心忏悔，并且把经送回本山。当他把经物归原主后，另边厢生魂也就被释放了，病也随之痊愈了。更妙的是，因其忏悔还经，修黄箓道场，还能享有三任刺史。

灵验记里还记载了多则关于诵经念咒的灵验。这些经咒对于消灾解难、驱魔辟邪，尤为有用，如《李昌遐诵消灾经验》、《姚生持黄庭经验》及《王道珂诵天蓬咒验》。李昌遐生而好道，潜心修持，常诵《太上灵宝升玄消灾护命经》。昌遐生性柔弱，常被人欺负。一天梦见自己“坐烟霞之境，四顾而望，熊罴虎豹，围绕周匝”（张君房，2003，页 2624），然后空中出现一道士唤其名道：“吾即救苦真人也，汝勿惊骇，吾奉太上符命，与诸神将密卫于汝。且汝常念者经云：‘流通读诵，则有飞天神王、破邪金刚、护法灵童、救苦真人、金精猛兽，各百亿万众，俱侍卫是经。’”（张君房，2003，页 2624）这时昌遐方才恍然大悟，何以之前凌虐他的人都受到恶报，原来一切都是因为他勤于诵经而获得护持。

另外，还有个叫姚生的人，自小好道，常诵念《黄庭经》。启元年间，姚生被一帮贼寇所追迫，在夜走时坠入一口枯井而伤及脚部，没有能力出来。刚好井底旁有一大洞，姚生就匿于洞内，诵念起《黄庭经》，日日夜夜不停，不觉饥渴，而且腿上的伤竟然也随之复原。一天，襄王打败贼寇，在胜利回京途中，刚好经过这口枯井，并且看见由井中折射出的光环，于是派兵士前往查探，这才把姚生给救出来了。而襄王所见之光环，其实是《黄庭经》的效验。（张君房，2003，页 2638）可见，当善信潜心修道，勤于诵经，坚持不懈，各方神圣都会来加持护驾，保护善信。经咒也是沟通人与神的重要媒介，使人获得神的眷顾与帮助，消灾解难。而王道珂以卜噬为业，日常生活中常诵念天蓬咒。一次入庙时候察觉有怪异，于是心中默持天蓬咒，不断念诵，至夜亦不停歇，这时奇怪的事发生了，庙堂之上，毫无动静，只听到自扑呻吟的声音。到了早上，竟然看见五头老野狐，都头破血流满地而死。从此之后，此庙宇荒废，且再也绝无妖异。（张君房，2003，页 2625-2627）可见，诵经不但能消灾解难，还能驱魔辟邪，使一切妖异现出原形。

此外，道教法器如神印也有救疾、祈雨的效验，对虔诚的膜拜、祈求则会应验。《张让黄神印救疾验》明确讲述了当张让旅游湘州、鄂州之间，得了心疾病。这心疾病非同小可：

初则迷忘，在途忘行，在室忘坐，惑于昏晓，迷其东西。累月之后，复多狂怒，诟责鬼神，凌突于人。至于裸露驰骋，不知避忌。履水火，冒锋刃，不为忧患。时亦烧灼害之，伤割及之。（张君房，2003，页 2650）

幸得道士新刻的“黄神越章印”，设斋醮祭祀仪式，焚香祷告，将此印印在张让的心上、背上。这时张让狂走而昏睡。道士知此乃神印正发挥效力了，于是紧接着为张让染丹炷香，跟着再用神印印张让的心，这时候一只大蝙蝠从张让的口中飞到数丈之外然后坠落在地。而张让的背上仍有印子，心疾也被治愈了。道士持这个神印，到处给人治病，展现奇迹，大获灵验。可以想见一路以来见证神印发挥威效的人，无不慑服、皈依于道教。

而天蓬印则有助于祈雨。广明年间，干旱发生，人心憔悴疲累，庄稼将废，修道之人范希越即用他所雕的“天蓬印”为生灵祈雨，将神印投入池中，结果是“阴风遽起，云物周布，亥时大雨，达晓及辰，大雷闪电，惊震数四，至己少霁，乃得归府”。（张君房，2003，页 2650-2651）可见神印之灵验，其影响甚大。

一般而言，道教最为人们所知的，还是在其法术。符篆，作为法术重要的内容，其灵验常被记载下来。从《云笈七签》关于符篆的灵验描写来看，符篆的作用广泛，能治病驱邪。谢贞是临邛的工人，善于粉刷墙壁，粉饰用色都非常周密精致。因见到上清古宫结构陈旧，瓦破壁坏，便租赁了工人为上清古宫修饰。其用心被一道流瞧见，以手画地作一道符送给谢贞，并告诉他可以用此符来悬壶济世，即使是在千里之外，此符仍能起效验，为人治病。但提醒谢贞不可多取钱，只要足够担负家计，足够衣食即可。此符实乃天师所授，因其所修上清古宫，相传是天师时所制，宫底下的鹤鸣化正是往昔天师修道、老君感降之所。（张君房，2003，页 2615）谢贞因修道宫而得符，又因天师符而能广做善事，累积福报，其积善之行必能福及子孙后世。《天台玉霄宫叶尊师符治狂邪验》写的则是以符术救人的故事。婺州人士叶氏乃是个巨富，却不幸得了怪病，文中如此记载：

忽中狂瞽之疾，积年不瘳。数月沉顿，后乃叫号悲笑，裸露奔走，力敌数人。初以绢索縻繫之，俄而绝绊，出通衢，犯公署，不可枝梧。（张君房，2003，页 2629）

这个怪病把叶氏一家搞得鸡犬不宁，无计可施。叶氏一家本不信道，但有人建议请玉霄宫叶尊师符，据说能驱邪。于是，叶氏家人遂带着锦衣玉帛来献给叶尊师以此请符，叶尊师将珍宝全数归还，并且授符于他们。叶氏服下一符，贴一符于房门之上，狂邪即除。此后，一家潜心修道，供养道观，助修宫宇。后来，更神奇的事发生了。一天，叶氏一家的女婢一日偷酒喝且呕于符下。叶氏见一神人，持着长三四寸的剑，从符中而出。于是赶紧焚香拜谢，却不见神人归来符中。隔几天，亲戚家



的女婢患上风魔，来到叶氏房前，大叫一声。叶氏随即看到符中的将军现出眼前，挥着剑斩向女婢头上一物，尔后此物坠入女婢衣领中。于是下令几个女仆扶着女婢查看她的衣领，结果发现有蛇头断在其中，还滴着血。但此女婢的风魔也随即痊愈了。（张君房，2003，页 2629-2630）如此种种奇迹，符到病除，且符中神人还显现斩妖去邪，无不让人拜服皈依道教。故事中尊师只念救人，不贪钱财，更体现了道教中人崇高的品性。

道观与神像，经法与符篆，作为道教的精髓本质，相辅相成，让人因其神圣而崇拜迷恋，亦让人因其奇幻神效而心诚悦服，在传教的功用及道教势力的发展中，实在居功至伟。而其中以“因果报应”的灵验为母体的故事，亦成了道教灵验记宣传及发挥影响力的关键部分。

## 二、 因果报应的灵验与解法

灵验记里，以因果报应为母体的书写特别多。《云笈七签》也引《书》曰：“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道：“此圣人法天道，祸淫福善之戒也。”（张君房，2003，页 2573）因果报应的书写侧重有二部分：前一部分既有对道教宫观、神像与经法符篆不敬及亵渎的果报，又有个人行为上的道德善恶果报。后一部分在灵验记里的描写得尤为细致，尤其在书写人物作恶多端，结果自偿恶果，需在地狱受报，并设黄箓道场以解除罪业，使冤情债主得救等场面，描写极为深刻精彩。限于篇幅，笔者仅针对后一部分详谈。

据灵验记的记载，好犯杀业的人，下场都很苦，在地狱受尽果报，而这些犯下严重罪业的人，如果不设黄箓道场，罪业恐怕难消，恶业惩罚永无法消除。黄箓道场，作为消除严重罪业的方法，被细致且集中地描写出来。《赫连宠修黄箓道场斋解父冤验》写的是父子俩皆犯杀业的因果报应。赫连宠是灵州定远县人。他的父亲惊是将领，曾在边上杀了降兵一千余人。武德年间，死于边上，在地狱里被冥司审问，受各种苦。赫连宠对此并不知情。赫连宠是个押衙，一次奉旨入京，和友人游终南山，有些宿醉，遇见在结庐修行已三百多年的道士杨景通。赫连宠问景通有没有什么可吃的，但景通因为从不饮食，因此笑而不语。赫连宠竟而大怒，令左右去取火来焚烧景通结庐，景通对他说：“汝父屈杀生民，见受罪地府，不能修善救父，更害于吾”（张君房，2003，页 2656）。景通让赫连宠亲眼看看其父现在所遭受的报应，他画一符掷于空中，然后有一团黑云浮于结庐前，云中有二十多只鬼，领着一个被枷锁锁上的人来到景通、赫连宠眼前，果然是赫连宠之父惊。惊向儿子诉说自己何以在地狱受各种苦，又责怪他在世间非但不行善，反要毁伤真人，令在地狱受苦的他更添罪业。赫连宠乃“匍匐悲泣，忏悔谢过”（张君房，2003，页 2657），希望用自己的生命替父亲赎罪。景通建议他为父修黄箓道场，使其父升天，豁免罪报。赫连宠于是照办不误，设黄箓道场七日七夜，到了第五日，已见父亲乘云气而来，告诉他道：“吾奉天符，乘黄箓功德，已生天堂。凡是所杀冤魂，皆已托生人士。”（张君房，2003，页 2657）这个故事教导信众切莫在世间行恶，以免给死后的亲人增添罪业痛苦。

《李承嗣解妻儿冤修黄箓道场斋验》一文则说的是一个没良心的丈夫与小妾设计毒害妻儿的故事。李承嗣虽然家境富裕，其妻子却相貌丑陋，儿子也患了腰脚病，而不得承嗣欢心。李承嗣因此娶了四个小妾，终日作乐。小妾献计，给承嗣妻子一百千钱以解除婚约，妻子不满作出诉讼。丈夫和小妾心生怨恨，于是设计毒死妻儿，种下恶因。李承嗣的恶报在妻子下葬后不久随即应验了，“每至午时，即见二鸟，来啄承嗣心，痛不可忍，驱之不去，迷闷于地，久而方定。如此一年，万法不能救”。（张君房，2003，页 2658）李承嗣最后请教一青城道士，道士直言唯有修黄箓道场，上表奏天，才可解此冤情罪业。承嗣于是修黄箓道场三天三夜，两天后，乌鸦不再来，其妻儿还出现在他的梦中告诉他：

汝枉杀我母子二人，并命毒药，我上诉于天帝，许报汝冤。今以黄箓善功，太上降敕，我已生天，受诸福报，与汝永解冤结。留一玉合子，可收之。（张君房，2003，页 2658-2659）

睡醒后，寝室内果真得玉合子一枚，乃知灵验不虚，自此之后于鄂州开元观“大修道门功德，塑尊像，葺理观宇，以报道恩矣”。（张君房，2003，页 2659）可见，作恶必得恶报，心怀忏悔，诚修黄箓道场，方能消去罪业。如能在业障消去后，潜心修道，广做善事，回馈道观，才是道教的寓意所在。

除了以上两则故事，《云笈七签》里还记载了很多好犯杀业的故事，被杀死的人会变成冤情债主来报仇，他们的怨怒，会形成一股强大的业力，牵扯影响在世间的罪人，然后变成恶果。一般犯下杀业的人都被病魔缠身，久不能治，如公孙璞“流汗惊惧，因成疮疾，遍身有疮，皆有口及舌，日夜楚痛，求死不得”。（张君房，2003，页 2660）又如杀害生母的不孝子唐献，其所得报应更甚，有文记载：

自是每夜有二鬼使领夜叉数人，舁大镬于堂中，良久火起汤沸，夜叉叉献于镬汤之中，痛楚号叫，至五更方息。如此三年，万般舍施功德，终不能免。（张君房，2003，页 2657）

与唐献同样受此罪业果报的尚有任司法参军，刑罚残酷，手段毒辣，引致死者甚众的卢贲。（张君房，2003，页 2673-2674）又或如鲜于甫“忽患双手痛疹，如被烧煮，三日一烂，疾状异常，万药千医，了不能救。舍数百千钱，作诸功德，亦无所应”。（张君房，2003，页 2676）如此种种果报皆因犯下滔天杀业，若非黄箓道场之大功德，接引冤情债主升天或托生人世，则不能消除罪业。一般诵经咒、神符之灵验亦救不得。

读《云笈七签》的灵验记，关于因果循环，罪业深重与黄箓道场的描写，不难看见有其固定的叙述模式。灵验记的内容是多样的，有的字数不过二三百字，有的八百余字，但其所叙述的模式皆有迹可循。其开端先简述主体人物之名姓与出处，有时加以家世背景、性格描写作为引子。后进入主体部分，先述事件，即所种之恶业。报应常随恶业以后紧扣叙写，有些篇章涉及地狱果报之描写。后

言其广做功德无效，惟在遇真人或道流指摘其罪恶之后，并教之以设黄箓道场，方得改善。往往是比预设修黄箓道场的天数更早，在还未满日以前，就已看见黄箓道场之效验，如冤魂升天或托生人世。最后导之以善，写罪人所受之恶报消除，并且在痊愈后服法忏悔，皈依道教，潜心修道。现以《马敬宣为妻修黄箓道场验》为例，进一步说明：

（按：引子）马敬宣者，怀州武陟人也。开元六年春，授司农寺丞，移家入京。妻亡，有二男一女，亦皆幼小。（按：个人生平、家世背景）后妻姓谢，前室儿女多被抑挫，衣食不足，鞭楚异常，敬宣皆不得知。因夜作煎饼，前室女方七岁，饥甚，窃而食之。谢氏候敬宣不在，以热火筋刺其手掌，不经旬日，女乃致死。（按：所种之恶业）

（按：主体部分）数日，谢亦无疾而卒。心上微暖，三日却活。敬宣问其所见之事，曰：‘汝前妻诉我为火筋之事，冥司罚我生受烂足之报，今乃双足痛苦，不可堪忍。’敬宣遂看之，足已烂矣！脓血横流，痛楚极甚。

（按：人物行恶所得之报应）敬宣初不知火筋刺女手之事，及是闻之，甚加痛恨。谢之所病三年，求死不得，医药弥甚，广作功德，亦无济益。（按：无药可救，功德无效）敬宣于永穆观烧香，女冠杜子霞颇有高行，因以此事问之。子霞曰：‘解冤释结，除宿报之灾，唯黄箓道场，可以忏拔。冤魂生天，疾病自损，过此不知也。’（按：遇道士或真人，教之以设黄箓道场消恶业）遂于景龙观，修黄箓斋七日七夜。（按：修黄箓道场）谢梦前妻及亡女曰：‘以功德故，舍汝大冤，天符下临，不得久住，今则受福于天堂去矣。’

（按：冤魂升天）足疾遂愈。（按：病患痊愈）（按：结尾）敬宣夫妇常修斋戒，归心妙门矣。（按：皈依道教，潜心修持）（张君房，2003，页 2678）

就文本中以黄箓道场的为灵验的描写部分而言，其叙事模式大体如此。由此可见，罪业有多大，果报就有多深。犯下杀业的人，都得靠修设黄箓道场借以消罪，其效验之大，使冤魂得以升天或托生人世，使罪人得以除病驱邪，诚心拜倒皈依道教。当然，尽其所有宣扬本教之威武及效验，必然也引起他教的不服，进而引发了一场又一场的佛道之争。

### 三、 灵验记与佛道之争

佛道之争的主题，在佛教、道教灵验记里，皆各有记载。在《云笈七签》的道教灵验记里，自然地显示了道教的威力与道行比佛教更胜一筹。

《天台玉霄宫叶尊师符治狂邪验》一文就生动地记载了佛道斗法的故事。婺州人士叶氏中邪了，其家人曾为此供养僧人，请僧人为叶氏祈福无效。于是本来不信道的叶氏一家，遂接受了别人的建议请玉霄宫叶尊师符，一符贴于房门，一符饮下，结果病就自然地好了。（张君房，2003，页 2629）显示了佛道之法门效验，孰高孰低，即见分晓。

除了佛道斗法的记载，更多的是体现僧人恶行的故事。僧人常被描写成亵渎或冒犯道教的负面形象，并且遭到了报应。那些恶意诋毁、破坏道观、神像或经法符箓的僧人，到最后都见识了道教的灵验与威力。《僧法成窃改道经验》就记载了一个修为低劣，狡猾多段的僧人恶行。此僧名法成，因游庐山到了简寂观。由于刚巧没有道士在，而藏经的地方亦没上锁，竟私自取了《道经》来看，并且谎称自己颇好道，欲转入皈依道教。人们皆相信他所说的话，还供养了他。不料此僧心术不正，竟把《道经》更名为《佛经》，改天尊言为佛言，改真人为菩萨、罗汉，并且修改文词，共计一百六十余卷。结果，此事被揭发了，法成被处以杖刑一百下，仆在地上，遍体鳞伤，也被命令修改、还原《道经》。修毕后，法成将经文送还简寂观，并且烧香忏悔谢罪想入道。然而，道士们皆认为法成是个无赖之徒，不愿相信他，因此不允许他入道。结果，就在当晚，法成“呼叫数声，如被欧击，耳鼻血流而死矣”。（张君房，2003，页 2634）这则故事不仅说明了诋毁、亵渎、妄加篡改道教经典的报应灵验，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僧人对于道教的诽谤或欺隐属于深重的罪业，即使后来忏悔欲皈依道教，恐怕也来不及了，以此告诫世人，尤其是佛教中人，阐明道教之法实际上更胜一筹，因此且莫轻易侮辱道教，否则事后改过、忏悔亦无济于事。

《僧行端辄改五厨经验》篇里亦记载了同类型的事件。有一僧人名行端，颇为狂妄狡诈，他看道门《五厨经》只有五首咒偈，就把题目改为《佛说三停厨经》，以五咒视为五如来之说，并在经末上附加佛教的转读功效之词，增添文句，企图混淆视听。行端所作所为，为神人所不耻，在他写经之际，忽然来了一个神人，身長八九尺，倚剑而来，挥剑斩之，行端以手挡之，伤落数指。行端有同居僧二人，见状惊而代为求情，于是神人便令行端把篡改的经文修正回来，并追收回传布出去的《三停厨经》。虽然行端烧香忏悔，然而《三停厨经》已传行诸处，难以全部追收，因此所最终还是难逃一死。（张君房，2003，页 2634-2635）其遭遇与法成一样，虽对所篡改的道教经典作出改正、诚心忏悔，最终免不了一死。因为改经之罪及其对道教造成的负面影响难以挽回。

另外，在道教灵验记中以因果报应为母题的描写里，可以看见对于僧人诋毁道教的恶报描写，都显得特别震慑人心。其下场之惨烈，更为鲜明。《魏夫人坛十僧来毁九槽虎噬验》，就记载了魏夫人坛的灵异，相传此坛若“一人推之，似能转动，人多即屹然而定”（张君房，2003，页 2580），且常有“神仙幽人游憩其上，其雾灵气弥覆其顶”（张君房，2003，页 2580）。有十个僧人听说魏夫人坛有灵异后，特来挑衅，欲害缙仙姑，推坏夫人坛。怎知夫人坛虽然轰然作响，却丝毫未有移动毁损，吓得十僧奔逃而去。结果，在半路上，九个僧人都被老虎吞噬了，唯独一个不与他们同流合污的僧人免遭虎害。此事自然是传开了，以致街知巷闻，村乡之人无不慑服于道教的庄严与灵验下，对道教更是折服。

可见，从道教灵验记中的描写来看，冒犯道教神明、宫观的僧人相较其他人，果报更为深重。此举有益于宣扬道教的法力更高一等，也是积极捍卫道教崇高性的表现。

## 结论

总览《云笈七签》之“道教灵验记”，如上文所述，涵盖层面及其广泛、丰富。然而，长久以来却未能得到学界内德足够重视。本文对其中道教灵验记的解读，涵盖层层面面，刻画深刻且细致，从宫观、神像、经法符篆，皆有灵验，而其中又刻画了因果报应及化解之法。另外，从《云笈七签》中也不难看出，当中描写那些遭致恶果的对象，皆以僧人的报应为最惨重，体现了一定程度的佛道之争。本文希冀《云笈七签》灵验记的论析能给佛道灵验记及《云笈七签》这部文献带来更多的关注与研究。

郑诗侯

论《云笈七签》中的道教灵验记

### 参考书目

段玉裁注（1988）。《说文解字注·玉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张君房编（2003）。《云笈七签》。第五册。北京：中华书局。

中嶋隆藏（2004）。《云笈七签的基础研究》。东京：研文出版社。

谭敏（2006）。《〈道教灵验记〉经法符箓故事的主题》。出处《西南民族大学学报》，总第 184 期。